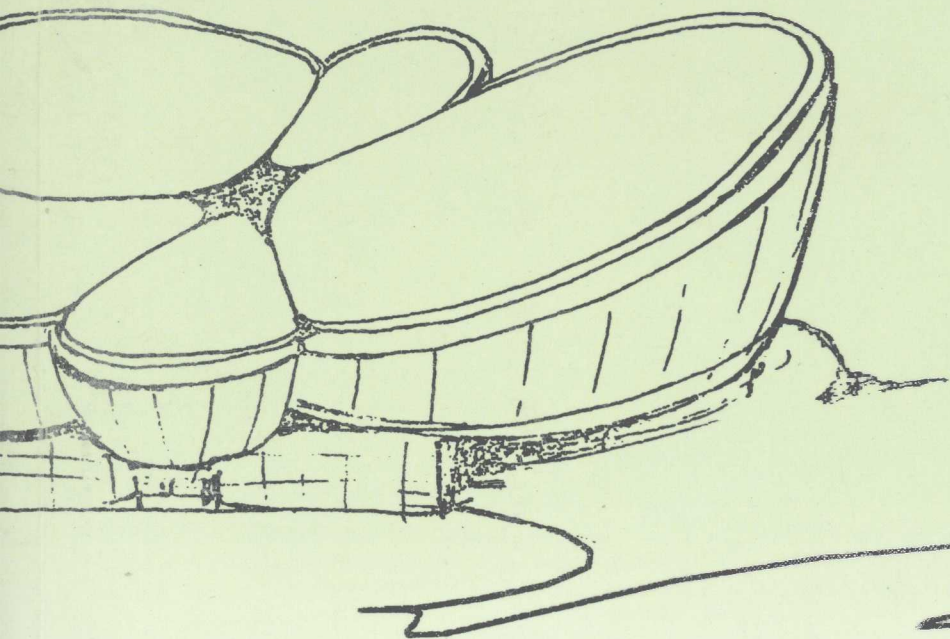




简洁 著

新上海人日记

.....
转眼，来上海六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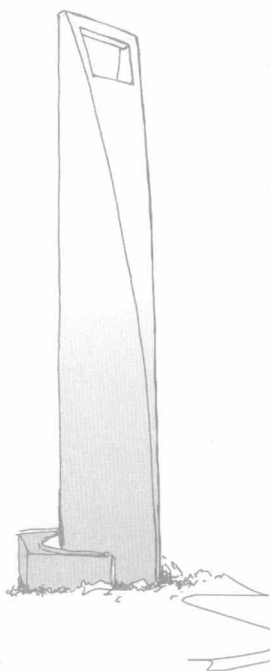
差不多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适应了上海的天气、交通、消费等等，
也许还有一点点喜欢吧。

至于爱似乎是谈不上的，
不知再过一个六年、十年或者二十年会不会？

前几天忽然在想：如果我离开上海去别处生活会如何？
竟然有一点舍不得！

我想我完了：是不是六年的朝夕相处让我心生爱意了呢？

.....



新上海人日记

简洁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上海人日记/简洁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706-822-8

I. 新… II. 简… III. 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2802 号

策 划: 刘冬冠 刘丽娟
责任编辑: 刘丽娟 刘冬冠
装帧设计: 张晶灵

新上海人日记

著者: 简洁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91 千字

印张: 17.25 插页: 1

印数: 1—4500

ISBN 978-7-80706-822-8/I·206

定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前言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是上海新移民，人们管这号人叫新上海人。

刚来上海的心情是复杂的：新奇、兴奋、失落、犹豫、烦乱……可谓五味俱全，说到底还是因为不习惯。

是否每一个从中小城市来到上海生活的人都会有些不习惯？

不可否认，有人对上海一见钟情；有人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慢慢适应。

我就是后者。

我一向是个慢热型的人，从适应到喜欢到爱上一座城市都需要假以时日。

转眼，来上海六年了。

差不多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适应了上海的天气、交通、消费等等，也许还有一点点喜欢吧。

至于爱似乎是谈不上的，不知再过一个六年、十年或者二十年会不会？

前几天忽然在想：如果我离开上海去别处生活会如何？

竟然有一点舍不得！

我想我完了：是不是六年的朝夕相处让我心生爱意了呢？

那一刻，我的心，有点儿慌乱。

不得不承认，上海确实是一座丰富的城市。

六年来，我有意无意地去过一些地方，接触过一些人，经历过一些事，我的心灵因此常常被触动，我不由自主地拿起笔，记录下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想出这样一本书的念头日渐清晰。

书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真实地存在与发生过的，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就是太真实了，真实得让我不由得责怪自己：为什么不虚构一些内容呢？似乎只有这样才更符合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

但我又不忍心虚构。因为这不是小说，而是生活。

真实地反映生活，反映自己的思想，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但愿有人喜欢我的文字。

足矣。

简洁

2008年6月19日



目录

前言/1

第一章 握握手，好朋友/1

人生的一次大迁徙，是厌倦还是挑战？是放弃还是选择？就这样满怀期待地走进你——上海。来，握握手，做个好朋友。

第二章 来来去去的守望/19

辛苦创业梦想收获，千里奔波祈求安康，行云流水的日子，来来去去的守望——守望成功，守望亲情……

第三章 花开花落香满地/41

来了，一对韩国母女；走了，一群亲戚朋友——时光匆匆，脚步匆匆，日子繁忙也缤纷，花开花落香满地……

第四章 海上风起云飞扬/94

没精打采的房产，萎靡不振的股市，投资失利的叹息，默默流淌的心事——逛上海，走上海，海上风起云飞扬……

第五章 没有岁月可回头/167

广场上跳舞的女人，公园里死去的少年，远道而来的故人讲着别人的故事……来往穿梭的生命，没有岁月可回头……

第六章 一路逆风满路尘/200

想不到房子会漏水，想不到弟弟会出国，想不到朋友会搬家，想不到自己会远游——从天而降的烦恼，始料不及的变化，送不完的祝福，剪不断的牵挂，一路逆风，满路尘土……

第七章 此情绵绵无绝期/251

我想忍住眼泪，却无法忍住悲伤；我想忍住悲伤，却无法忍住感动。无休无止的援助，无怨无悔的守护，无穷无尽的真爱，无边无际的感动——天长地久会有时，此情绵绵无绝期。

后记/267

第一章

握握手，好朋友

人生的一次大迁徙，是厌倦还是挑战？是放弃还是选择？就这样满怀期待地走进你——上海。来，握握手，做个好朋友。

2002-1-28

火车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凌晨5点。

阿珍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拖着自己的行李走在前面，我拖着另一箱行李走在后面。

阿珍是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初中毕业后在上海打过一年工，后来到了广东，在我家帮忙做家务带孩子。儿子从七个月开始一直由她带到三岁上幼儿园。之后，我鼓励她去学美容。工作了两年，她又跟着我们来上海。她说上海毕竟是大城市，令人向往。她一个农村姑娘如果将来能留在上海，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们随着人流来到南二出口，还没出站，就见领导站在迎接的人群里冲

我们招手微笑。

他比我们早来半个月，负责房子的装修扫尾工作。昨晚他在电话里说他忙了一个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真是太辛苦他了。

出了站，领导接过我手中的行李说：“走，上车吧，我的车在那儿。”

“啊？你买车了？”我惊讶得张大了嘴。

“过去你就知道了。”

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辆出租车。这家伙，故弄玄虚，被他骗了一下。

车子行进在夜色中。

凌晨5点的上海是安静的，人车稀少，路旁的高楼大厦还在沉睡中。偶见一辆隧宵线，拖着长长的车身缓缓驶过。车上的乘客不多，但也有几个拉着吊环站着的，不知是刚下夜班还是赶去上班，他们的脸在灯光的映照下略显苍白。

穿过无数个红绿灯，车子终于在小区门口停住。

下了车，我抬头一看，“哇！这么高！帽子都掉了。”广东惠州那边的高楼屈指可数，最高不过二十几层，可这里，几乎每一栋都有二三十层，高楼仿佛成了繁华都市的象征。

上电梯。开门。一个装饰一新的家出现在眼前。

三房两厅两卫，新装修、新家电、新家具，一切都是新的。领导打开所有的灯，明的暗的，大的小的，白的黄的，圆的方的，霎时，整个屋子被璀璨明亮的灯光包围了。光洁的墙壁，淡黄的地砖，独特的设计，让人赏心悦目目炫神迷。

“真是太漂亮了！谢谢你，老公！”领导一时笑得合不拢嘴。

从此，我们定居上海，成了千千万万个新上海人中的一员。

2002-2-1

这几天忙得很。

去八百伴买床上用品，去超市买厨房用品和日常用品。虽然家具家电全配，但是要买的东西还很多，大袋大袋地往家里搬，都是用得着的东西。

小东西大价钱，每张收银条都在600元以上，几天下来，已经快接近1万了，吓得我直吐舌头。这可都是我省吃俭用攒下的私房钱呀，一下子缩水这么多，肉疼。

领导有言在先：大钱我都花了，小钱就你出吧。

只有服从。

2002-2-2

爸妈也来上海了。

我知道二老很喜欢上海，十几二十年前他们就来过上海。那个年代上海的东西全国闻名，衣服、手表、皮鞋、皮包等等，款式新质量好，那时，全国人民都以能拥有上海产品为荣。像爸妈这样的老一辈人，恐怕都有浓厚的上海情结吧？

所以如今能来上海，能住在上海这样一座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里，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件高兴的、引以为荣的事。

2002-2-8

刚来上海的第一个新年过得很热闹。

母亲做了一大桌美味佳肴，全家团聚举杯共饮，美好的祝愿、真诚的祝福让这个新年快乐洋溢。

领导在畅想美好未来，大谈美妙前景。男人有时喜欢做梦，说些不切实际不着边际的话，每逢这时，我都点头附和。做太太的要允许自己的先生做梦，一味地冷嘲热讽会打消他的积极性，伤害他的自尊心，就让他保留一点男人的骄傲与自尊吧。

为了来上海，我们都辞掉了工作，现在我们除了有吃有住，身边还储存了一点粮食，估计够吃一两年吧。整日无所事事东游西逛，除了做梦以外，我们还能干什么？

我跟领导说：去找份工作来做吧。领导说他讨厌仰人鼻息看人脸色，他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谁不想啊？问题是依我们现在的经济实力，还远远无法达到这种境界。

领导说上海是全国的经济龙头，城市大，发展机会多，他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事的。这也就是他当初决心来上海的原因。

2002-3-1

新年过后，阿珍就开始到处去找工作了。

没几天，她就到宝山的一家美容院上班去了。她的两个堂哥也在宝山，一个毕业于复旦大学，在一所中学任教；另一个在内地读的大学，毕业后来了上海，在一家单位跑销售，经常出差，因为有能力、能吃苦、勤劳肯干，所以



站在南国的棕榈树下，
我贪恋那一片冬日暖阳。

业绩不俗，收入也不错。

阿珍逢周一休息，只要有空她就来我这里玩。她说在上海工作压力很大，要学的东西还很多，虽然干的是老本行，但并不轻松。

我告诉她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人一辈子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她现在还年轻，更应抓紧一切时间勤学苦练，把美容知识掌握得更全面扎实一点。勇敢地向自我挑战，不断地超越自我，才会有进步，才会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何止是她？

我们每个人都应如此。

敢于挑战自我的人，也就敢于挑战现在，挑战未来。

2002-3-2

转眼来上海一个月了。

上海给人的感觉是复杂的。大体上来说，上海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无论是东方明珠金茂大厦，还是城隍庙上海老街，都各具特色。

陆陆续续逛了一些地方，几乎都是热闹的商业街，南京路步行街、淮海

路、徐家汇、人民广场等地，每天都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最喜欢去的还是离家很近的图书馆，尤其是二楼的阅览室和图书室。二十天内我借了十本书，还看了无数杂志。

让人开心的事，年三十那天还开放，只不过将闭馆时间从每晚8点提前到下午3点。正月初一，我们交了十元工本费一百元押金，办了两张借书证。卡一年换一次，如不再借书，押金可退回。阅览室对外时间是早8点至晚8点，暖气开放，桌椅整洁，桌上摆放着洁白的水仙和翠绿的文竹。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读书看报，分文不取，是一种享受。

二楼大厅有个学习角，很多人在此潜心攻读。

虽处行政文化中心，但因居住地较偏僻，故交通购物有诸多不便，希望这种情况两三年内能有所改变。

冬季较寒冷，远没有广东温暖。真怀念南方的冬天，没有古榕和紫荆陪伴的日子，让人倍感失落。

消费远比惠州高。每月两百多元的物业管理费，五六百元的水电煤气电话费，上千元的伙食费以及数百元的交通费，真让人有点适应不过来。不知何时我才能像很多上海人一样由衷地热爱这座城市。

2002-3-6

终于结束了阴冷的雨天。尽管仍有寒风扑面，但我已不会心生厌倦，因为阳光明媚，我仿佛听见了春的呼吸。

我们去了芦潮港东海边。海在远处轻唱，海鸥在浅水边歇息，偶尔飞起又落下。一丛丛枯黄的芦苇在料峭的风里摇曳，可惜未瞧见它们绿色的模样。真想挑个好日子来看芦花飞扬的景致。

吃罢午饭，我们走上通往码头的石桥。涨潮了，浑浊的海水以不可阻挡的趋势蔓延过来。渐渐地，搁浅的船能动了。海水填平了一块块洼地，整个海湾沉浸在一片汪洋中。长长的海岸线蜿蜒远去，浩瀚的东海波涛起伏……

海风劲吹，黑发与丝巾共舞。领导为我戴上风衣的帽子，风将它吹落，他又帮我戴上，如此反复几次，他干脆用手护住我的头，让我免遭冷风吹。

我问他：“你有没有被风吹得头痛？”

“一点点。”

“把我的丝巾给你好吗？”

“人家会以为我是水妖。”

一路说笑着往回走，长长的石桥上留下了我们串串脚印……

2002-4-8

我是冬天来的上海。

冬天的上海给我的印象可不太好，可能是我刚从温暖如春的南方小城来到这座北风萧萧寒气逼人的大城市的缘故吧，总之，我很不习惯。

加上一个新家花了我近两万元的积蓄，且各项开支大得超乎我的想象，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因此，满口怨言。

领导都有点烦了。

转眼，来上海快三个月了。

四月的上海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冬天暗淡的绿完全褪尽，绿叶爬上枝头，路旁的樟树身披绿衣，叶子在柔和清凉的风里欢歌起舞。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全是绿，置身其中，俨然置身于森林中。这儿人车稀少，环境幽雅，空气清新，完全没有闹市的嘈杂与污浊，鼻翼中充溢着花草的芬芳。

区政府旁的一块绿地上，树木林立，紫红的含笑小巧而秀气，文静地开在林中，远远望去，似云霞飞降，让人怦然心动。

世纪广场通往世纪公园的那条路景致也美。三月，茶花盛开，迎春怒放，路旁依次摆放着花坛，坛中缤纷艳丽的花朵直晃人的眼；四月，杜鹃绽放，月季含笑，垂柳轻拂，春风徐徐吹皱一池春水，令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

每逢节假日，这儿人来人往，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们远离都市的喧嚣，来此寻求一份宁静，共享一片春色。

世纪广场敞开它宽阔洁净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拍照的、溜冰的、放风筝的，平时宁静的广场顿时热闹起来。

蓝天白云，春风拂面，鲜花盛开，清波荡漾，旖旎风景令人陶醉。

2002-4-17

领导回广东去办点事，我也很想跟他一起去，可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孩子需要我照顾。

今天交了物业管理费。每月 200 多元的管理费在我看来相当昂贵。以

前在惠州,每月管理费只要 20 元,最好的小区也只要 40 元,和现在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有记账的习惯。3 月 26 日至今,仅 23 天开支就达 3 200 多元。上午打电话去惠州,叮嘱领导的弟媳阿菊,叫她帮我找几件衣服和几本书,叫领导带回上海。

阿菊说,领导在他父母兄弟面前讲上海的东西很便宜,小孩的学费每学期只要 900 多元。这个领导,好像没在上海过过日子似的,我这边开销大得惊人(平均每月 4 000 元),且不知向他发过多少牢骚,他居然在外宣称这儿花费很少,真让我有点儿生气。

很多次我都想回广东,回到南方那个四季如春、山青水秀,花费不多却可以过得很舒服的小城。连当初信誓旦旦执意跟我们来上海的阿珍都失去了在此呆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她很想回去,去干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她说打工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嫁人问题。一个外地姑娘想在上海成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昨天她还在打给我的电话里说看过一幅漫画,有个外地女孩想在上海找个对象,人家介绍的不是瘸子就是坐过牢的,她说:我又不是来上海捡废品的。

女孩嫁人确实是大问题,弄不好一辈子就给毁了,运气好的就幸福了。

因为我的心里到现在还不能接纳上海,所以她说要回去我并不反对。因为我也很想回去啊!

2002-4-19

这是一个宁静的春天的黄昏。

窗外细雨无声,地面都湿了,有人撑着伞走在雨中,有人披着雨衣骑车而过,偶尔也有车辆驶过,很快就消失在视野中。

天渐渐暗下来,路灯亮了,一盏盏,站在高而瘦的柱子上,睁着橘黄的眼,目光投射在地面上,看得见雨点落下的模样,点点滴滴就像流不完的泪。

远处高楼不多,橘黄色的路灯宛如天边的星星,散落在朦胧的夜色中。

上海浦东这边的夜是宁静的,静得不像是上海。

印象中的上海总是繁华而热闹的。

2002-4-24

领导从惠州回来了。

阿珍却回惠州去了。

她说她想在原来我们住的小区开家美容院。她打听过了,租一间几十平米的小店每月只要300元,加上设备和产品,1万多一点就够了。这点钱她还是有的。

回去做个小老板还是挺不错的。

我举双手赞成。

2002-4-27

昨天领导陪我逛了四川北路,没买到合适的衣服。今天他又陪我逛淮海路,结果,我只买了一条连衣裙,他倒买了两套西服,一千多块呢,真够贵的。他却说一千块以下的西服根本算不了什么,某某非两千块以上的西服不考虑。我说那又怎样,不过如此,反倒像个女人。他说:对,我的目标就是向女人靠拢。

淮海路真是逛街的好地方。百盛、华联、华亭伊势丹、太平洋百货,商场连着商场,不知不觉间,一天半日就在腰酸腿疼中悄然流逝。

在上海逛大商场,没钱可不行。当然,也可以光看不买,不过若是有中意的服饰因囊中羞涩而作罢,心里的滋味未见得好受。

以前在惠州,每次逛街怀揣两三百元足矣,在上海这点钱似乎远远不够。

领导说:我一定要努力赚钱。有钱后,我要在淮海路附近买套房,让你天天逛个够。

2002-4-28

那个年轻人背着吉他在地铁里吟唱,吸引了众多目光。他清清瘦瘦,其貌不扬,有着诗人般的气质。

没人丢钱无人喝彩,没有掌声和鲜花,他只是孤独地旁若无人地唱着,只一味地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我不知他来自哪里又将去向何方。他也许是某所高校音乐系的学生,也许是来上海寻求发展的青年,他在奔驰的地铁里自弹自唱,他沙哑的嗓音伴着闲散流畅的旋律回响在人们耳边,回响在隆隆的地铁声中……

我并不是每天都乘地铁，偶尔几次，在不经意间，遇到一些不寻常的人和事，比如这个弹吉他的年轻人，比如某部电视剧里的男主角，不管熟悉和陌生，常常触动我敏感的心弦。

这是个海纳百川的大城市，它有现代时尚的摩天大楼，也有矮小破旧的棚户区；它有高档昂贵的商品，也有普通低廉的货物，能满足各种层次的需求。它很精彩也很无奈，多少人走向它又离开它。美梦成真者有之，梦想破灭者亦有之。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故事，汇成了不一样的上海。

走进上海，就像走进了一片新天地。

2002-5-29

吃早餐时，爸妈正在谈论小区里的人。

爸说：“今天早上，我正准备练太极拳，坐在长椅上的一个正在看书的青年抬起头向我打招呼：‘老伯，早上好！’好有礼貌！我问他大清早就在看书啊，他说他正准备考法学博士。”

爸在和他的谈话中还得知，他已经是经济和管理学双博士了。他和兄长在小区别买了两套房，附近的五星级酒店就是哥俩花一两个亿投资修建的。

妈也认识一个老太太，她有一个女儿，清华大学毕业分在上海，月薪一万，女婿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年薪百万。

上海就是不一样，藏龙卧虎之地，有钱又有学问的人比比皆是。

2002-6-1

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我结识了几个邻居。

邻居小玫身材高挑模样俊俏，快言快语落落大方。听父亲说她在商场卖童装，今年想赚到房子的装修费。她的丈夫刘生也是快言快语的一个人。他们都是地道的上海人，有着上海人的精明能干。

楼上的邻居叫阿芬，南京人，她肌肤似雪，明眸如水，典型的江南美女。她丈夫是香港人，在上海一家海运公司任总经理，常常沪港两地跑。她有一儿一女，女儿才七个月。她原住古北，后见这儿环境好，便在此买了一套房。她家有保姆，月薪由原来的六百提高到现在的八百，且吃住全包。她还说香

港住房拥挤狭小,关电视只需伸伸手。她不喜欢香港,那儿住得很压抑。香港请个菲佣每月三千八,每周休息一天不算,还得为她买每年两次的往返机票。稍不如意,她们还会到政府门口抗议。有趣。

2002-6-28

下午6点,我们全家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硬卧票价306元一张,且是上铺。儿子还补了张91元的小孩票。票价是贵了点,但车厢有空调很干净,WC还有纸巾供应,感觉挺好。

2002-6-29

早晨8点到北京,丈夫的大学同学赵天撑着伞在细雨纷飞中笑迎远客。比起三年前,他的脸上多了几分沧桑。赵天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研究,起初在北京电视台工作,后跳槽到一家大公司,一年后又辞职单干,单干不成,又进入央视国际网络部工作至今。

他的妻子在平安保险公司跑保险,据说业绩不错。也许是经常接触成功人士的缘故吧,她极力鼓动丈夫下海,不料赵天的个性并不适合下海,呛了几口海水后重新谋职上班。

三年前,我们也曾到过北京,那时赵天正在电视台上班。我们去找他时,他极力邀请我们到他的新居去吃火锅。两室一厅的房子虽然不大,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已不易,他显然对此很满意。

可是这次见他与先前大不一样。虽说他现在买了一套大房子和一部车,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但他似乎比从前活得还累。他好像非常热衷于做生意,热衷于赚钱。其实,他们的收入并不低,但因买房还贷养车及生活费用高达上万元,故仍觉得钱不够用。他的妻子说北京的消费太高了,又说五百元以下的鞋没法穿。我不禁咋舌,因为我长这么大从未穿过两百元以上的鞋。那天她穿了一套细格子裙,非常配她娇小玲珑的身材,我说她穿这裙子真好看,她说这是在某商场买的,才三百多。我一惊,才三百多呀?在我看来已经够贵的了。赵天还说她喜欢打高尔夫球,这可是一项消费颇高的贵族式的休闲运动。一味追求高消费,难怪她总是叫没钱。

赚钱,多赚点钱,似乎迫在眉睫。

领导此行正有与他合作的意向。